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演进与内涵研究

郭娟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要

关于“人”的问题是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马克思之前, 哲学家对人做的都是孤立的研究, 马克思则将人性拉回到具体的现实的人之中。马克思的研究一共经历了三个时期, 先后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揭露了人的本质。人首先依赖于其肉体而存在并且通过实践向自然获取物质资料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人的对象化活动生产出了包括自己、社会、历史等在内的一切。每一代人都凭借实践而生存发展, 并且其实践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 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力水平, 代际传承的实践就形成了人类历史。“现实的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 完成了将哲学从纯粹思辨到思辨与实践统一的哲学转向, 并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指导着全世界无产者为人民的解放而不懈奋斗。

关键词

马克思, 现实的人, 社会, 实践, 自由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Connotation of Marx's Thought of "Real Individuals"

Juan Guo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the human be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philosophy. Before Marx, philosophers conducted isolated studies of human beings, whereas Marx brought human nature back to concrete, real individuals. Marx's research underwent three periods, in which he successively accomplished the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Hegel's and Feuerbach's philosophies, thereby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Human beings first exist by virtue of their physical bodies and, through practice, obtain material means from nature to satisfy their needs. Their objectifying

activity produces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mselves, society, and history. Each generation survives and develops through practice, and its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inseparable from a certain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ractice constitutes human history. The thought of “real individuals” is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m. It accomplished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that turned philosophy from pure speculation into the unity of speculation and practice. As a scientific theory of the proletariat, it guides proletarians worldwide in their unremitting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all humanity.

Keywords

Marx, Real Individuals, Society, Practice, Freedo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正如人们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中可以窥见的那样，哲学启发于人对自我的确立。“人”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哲学的核心议题，对人的思考数千年来未曾停止。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发出“认识你自己”的号召，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人们在哲学领域可追溯的最早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肯定。进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人们高举人文主义旗帜以“人”反抗神学禁锢。作为西方哲学的重要高峰，德国古典哲学对人做了系统研究，创建了一个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化哲学。康德以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认为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黑格尔则以“绝对精神”统摄世界，万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人既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又是绝对精神借以实现自己的存在[1]。费尔巴哈却大力批判思辨哲学，率先举起自然的旗帜，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人是自然的感性存在物。但是这些理论，都没能突破“抽象的人”的界限，依旧囿于思辨领域之内而受到形而上学的限制。

“现实的人”思想是马克思在人性学说领域的革命性创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础。其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突破了形而上学的桎梏。这一思想的创立有其具体的历史实践经验，也有马克思对前人学说的批判借鉴。这一思想不仅本身研究历史性，而且它的形成发展也有其历史性。马克思先后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等学说的批判借鉴发展了自己的人性学说，为现实的人指明了方向。

围绕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国内外学界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若干重要的研究进路，国内学者主要从思想史演进、内涵界定和当代价值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国外学界则侧重于从哲学人类学和个体概念的视角加以阐发。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深化的空间。在演进路径上，多数研究侧重于某一时期或某一文本的分析，尚缺乏对“现实的人”从萌芽、发展到成熟之完整逻辑链条的贯通性阐释，对演进过程中各阶段之间的内在递进关系论述也不够充分。在内涵分析上，研究者多从实践、社会关系、历史性等单一维度入手，较少将这些维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性框架，从而难以呈现“现实的人”作为一个多维统一的思想体系的完整面貌。在研究方法上，思想史梳理与文本解读居多，而对“现实的人”思想内部的理论逻辑尚缺乏系统性的逻辑重构。因此，本文试图在贯通马克思早期、中期与晚期核心文本的基础上，重新梳理“现实的人”思想从“在社会中的人”到“在社会中实践的人”再到“在社会中实践而走向自由的人”的三阶段演进逻辑，并从自然性、对象化、历史性与社会化四个维度构建其内涵分析框架，以更为全面地呈现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内在一致性。

2.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形成背景

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克思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批判借鉴创立了自己的学说，“现实的人”思想的形成发展是历史过程性的。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然而，这一发展是基于农民与手工业者被迫离开家园而沦落为依赖工资生存的无产工人的。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加重剥削。工人无论男女老少都面临沉重的剥削，只能依靠微薄的工资艰难地生存，身心健康都受到迫害。在私有制之中，工人劳动的产物不仅不属于自己，还反过来作为资本家的财富实现对工人的统治，并且工人生产得越多自己就越贫困、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越强。在工厂生产中，人们由自主劳动沦为机器运转的一环，丧失主体性与自由，丧失的程度也随着生产的扩大而不断加深。与工人的极度贫困相对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带来的人的重新发现与肯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如此尖锐且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如果说经济与政治革命发生在英法，那么哲学革命就发生在德国，德国古典哲学及其后来者的思想影响了哲学的未来取向，也成为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基础。康德以“人”为核心，将人定义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确立知性为自然立法终结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完成了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思辨基础。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统摄世界，通过辩证的构建实现主客统一，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自洽的演进方案，并且将劳动概念引入对人的问题的讨论，启发了马克思。黑格尔去世后，其追随者分裂为两派，马克思早年就同青年黑格尔派交往密切。鲍威尔用“自我意识”代替“绝对精神”，追求独立自由，深刻影响了青年马克思。费尔巴哈立足唯物主义立场，反对以精神统摄一切的思辨哲学，反对抽象思辨的人的定义，强调人是感性的存在[2]。他要求回到现实生活中寻找真正的人，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依赖于自然界而生存。他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类存在物，类本质即人作为一个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属性。费尔巴哈踏出了以唯物主义研究人的一步，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形成，但是费尔巴哈依旧是以抽象的普遍概念(类本质)遮蔽了具体的现实的人。施蒂纳主张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他认为人要回到“唯一者”的境界，即不受约束的自由，他的思想依旧具有抽象性，但是他对于个人的极端肯定给马克思以转向个体的启发。

这些哲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给马克思以启发，其中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是最主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先后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场、批判与超越”[3]完成了“现实的人”思想的建立。

3.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演进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演进共经历三个时期，分别是萌芽及雏形期、发展及形成期和成熟及完善期。在演进过程中，现实经历的变化是促使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所在。

3.1. 萌芽及雏形期：人是在社会中的人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萌芽及雏形期，大致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这也是他同黑格尔哲学由信仰走向决裂的阶段。大学期间，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组织博士俱乐部来往密切，其受鲍威尔“自我意识”思想的影响写作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这篇文章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前者主张原子直线运动，否定自我意识及自由的可能性，后者主张原子也可偏斜运动，蕴含了自我意识与自由的可能性。伊壁鸠鲁自然哲学所蕴含的自由意识与青年黑格尔派追求自由的主张相契合，因此马克思在文中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哲学的自由

意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基本赞同“自我意识”思想，视自我意识为人的本质，不同的是他肯定了伊壁鸠鲁对规律绝对性与人的能动性的观点，即赞同定在中的自由。

博士毕业后由于时局变化马克思未能进入学校任教，后辗转成为《莱茵报》编辑、主编。在《莱茵报》任职期间，马克思直接接触群众的现实生活，并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例如呼吁出版自由、保障群众生活需要等。由于对群众生活的直接观察，他开始意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并且由于现实政治经济的冲击而对黑格尔国家学说产生怀疑。

在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后，马克思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为《德法年鉴》(马克思与卢格创办的刊物，仅出版两期)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国家学说做了全面反思与批判。在反思与批判中，马克思理清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开始把人定位在社会中研究并把研究重点放在群众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是理性、绝对精神的体现，这种主张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导致二者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割裂。马克思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应立足现实物质生活研究国家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公民与市民的统一，人的解放需实现这一统一。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发现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开始转向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现实的人”思想也随之进入第二个阶段。

3.2. 发展及形成期：人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人

如前所述，马克思踏入社会后目睹民众的困苦与制度的不合理而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并且发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而转向政治经济研究。“现实的人”思想由此进入第二个时期，大致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阶段，他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与超越创立了唯物史观，踏出了同半截子唯物主义决裂的步伐。

马克思观察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写作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流行的国民经济学做了批判。他发现人是通过劳动进行创造的，人们通过对自然的人化改造创造出了包括自己、他人与社会在内的一切，他认为人的类本质就在于能够主动地有目的地劳动。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异化的，人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不仅不属于自己，反而反过来统治自己。马克思将“劳动”作为重要概念引入“人”的研究，还将“异化”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4]。这时的劳动概念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实践概念，但是作为马克思哲学重要概念的“实践”终于在《手稿》中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借此对自己过去接受的“自我意识”展开批判。

《神圣家族》是马恩合著的一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将历史视为精神的产物，贬低污蔑劳动群众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将物质生产视角引入对人的研究，强调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发展并且精神生产受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制约。他们将“现实的人”定位为劳动者，指出劳动者出于利益目的的活动推动社会发展，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与物质生产中研究，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指出了物质利益的关键作用。

在明晰劳动者及其劳动的重要性之后，马克思就立刻意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不足，因此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费尔巴哈在实践领域忽视人的能动性的错误。费尔巴哈脱离具体的社会中的人而谈论人最终落入到抽象的“普遍的类”当中去，他所谈论的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与社会割裂的，因此他所谈论的人必定脱离实践，他看不见人类历史是由劳动者通过实践创造的。通过对费尔巴哈否定人的能动性的批判，马克思表明自己在历史领域的哲学立场，将唯物主义拓展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去，决意与半截子唯物主义决裂。马克思最终确定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 505)，“现实的人”思想基本形成。

3.3. 成熟及完善期：人是在社会中实践而走向自由的人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马克思对现在与过去的反思，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他基于已有的分析对未来的展望，这个阶段大致由《德意志意识形态》至《资本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后续，是对旧哲学更全面、更彻底地总结与清算，标志着马克思新哲学的起点。马克思批判了以施蒂纳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施蒂纳将自我视为唯一者、视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这种观点是脱离现实社会的孤立且虚无的。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在历史中行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类出于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目的而进行物质生产，人们的实践创造了自己、他人以及社会，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人类的物质生产与交流往来是历史的物质基础使历史发展成为可能。总而言之，人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实践的人。在批判之余，马克思肯定了施蒂纳对于人的个体性的关注，超越性的提出兼顾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主张。

马克思畅想了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指明了人是在社会中实践而走向自由的人。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再次强调“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进程中的在社会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主体都是“现实的人”。资本主义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超过过去数千年物质生产总和的财富，因此资产阶级及其革命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进步性的。但是过去的生产单位即旧家庭掩盖之下的金钱利益关系也被资产阶级揭穿，一切关系都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掩盖了无产阶级才是生产者的真相，无产阶级受到压迫与剥削而失去了他们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无产阶级不是自由独立的个人而是生产的一环。可见，造成这种异化的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与资产阶级。只有推翻了资产阶级与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到了那时，人将会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将组成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6]。

马克思主要针对经济问题对资本主义做了全面分析与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经济是阶级对立的根源，是“现实的人”受统治、压迫与剥削的根源。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无产者被迫成为雇佣工人出卖劳动，通过对无产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也扩大对无产者的压迫剥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淋漓尽致的揭露，意在唤醒广大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才能消灭剥削、才能获得解放获得自由并且这种解放是可能的、必然的。

4.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所主张的“现实的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的人，这一理论将人的自然性、实践性、历史性与社会性揭露出来了。

4.1. 现实的人是自然性的人

马克思对人的自然性的揭露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此前，哲学家大多从精神层面界定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则立足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主张人是自然本质，以感性的类存在对人的本质作生物学式解释。他虽然肯定了人的感觉，但是关于类的定义却落于抽象概念之中，并且在其研究深入至人类历史领域后抛弃了唯物主义立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呈现出二分的半截子特征，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其可取之处，肯定人的自然性并对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做了超越。“现实的人”首先是肉体存在、自然存在，其发展离不开自然界，需从自然界获取材料满足需要。人类生理上的未完成性推动其主动改造自然，这种改造行为使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而同动植物相区别。在与自然的交往中，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中发现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固然产生限制，但是人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加以利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不断发展。思辨哲学将自然视为低于意识并受意识主宰的存在，使得“现实的人”的自然性被忽视。马克思则通过对此的揭示将哲学从抽象的彼岸拉回实在的此岸，揭示了单纯谈论精神追求

精神自由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4.2. 现实的人是对象化的人

费尔巴哈之所以滑入历史唯心主义在于其方法角度的错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 p. 503)。马克思揭示了主客体在实践中的辩证关系，指出意识是物质的能动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以满足需求，使客体成为主体力量的对象化产物。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但纯粹的自然无法满足人的需求，因此人类通过世代持续的实践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成为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而后来人也将当前的基础上继续改造。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不是静止的意识和物质，而是实践的主客体。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志的类存在物，就是说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5], p. 162)。通过对实践的揭示，马克思找到了打开人类社会历史大门的钥匙，人通过实践将自然界人化以满足需要并在持续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

4.3. 现实的人是历史性的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 p. 540)一代人在前一代人留下的基础上实践重塑旧世界，代代如此，人类历史持续演进发展。在历史中，人类通过实践塑造出了人类历史的一切，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现实的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所展开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具有突出的历史性与连续性。“现实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突破历史规律的限制，作为集体的劳动者的实践决定历史的方向并推动历史前进。基于对人的历史性的发现，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视为实践驱动的动态过程。人们出于需要进行实践生产，在“需要 - 生产 - 新需要 - 再生产”的循环中人类历史不断变化发展。在这一循环前进的过程中，合作的人类集体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历史有其规律，人不能跳脱出当前的生产力水平。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形态，人类历史大致可分为三种形态：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对于未来的科学畅想，到了那时，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解放自我而不再依赖于外在之物，“现实的人”不断实践发展的过程就是人走向自由解放的历史进程。

4.4. 现实的人是社会化的人

通过实践活动，“现实的人”组成社会，并最终同动物相分别。只有在社会中人才成为人，社会具有教化的作用，使人超越自然性而成为自在自为的人，人的成长成才、价值实现都需要社会给予的各种条件。社会与历史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坐标系，历史为纵轴给人类指明方向，社会为横轴给人们提供实践场所。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出社会，这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完成社会化才成为人，人在其社会化当中必须借助社会的群体性力量才能推进实践活动，而社会既给人类提供条件，又作为外在力量影响、规定乃至限制着人们的实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对人的社会性的错误理解。第三条指出旧唯物主义将人简单归结为教育与环境的产物，忽视教育与环境本身也是人类实践的成果，这种观点容易导致社会的割裂，使一部分凌驾于实践与“现实的人”之上。“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一致”([5], p. 504)，也就是说社会由人的实践创造并随着人的实践而变化。马克思又在第六条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孤立的抽象的视角研究人，只能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表象的类。他认为，“人的

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 505)人不是独立孤立于群体之外，而是身处社会之中与社会中的人产生关系的“现实的人”。

5. 结论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以人的现实存在为核心，形成了哲学批判与历史分析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导向于一体的体系。从演进上看，这一思想经历了“在社会中的人”到“在社会中实践的人”再到“在社会中实践而走向自由的人”共三个发展阶段。萌芽期对人的社会性的初步认识，打破了旧哲学抽象人性论的桎梏；发展期对实践范畴的确立，揭示了人的自然性与对象性活动的辩证关系；成熟期对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历史性阐释，将人的解放纳入了人类历史的整体框架。从内涵上看，“现实的人”以自然性为基础、以对象化活动为本质特征，强调人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对其作能动改造，以历史性为发展维度，揭示了人类通过代际传承的实践创造历史这一规律，以社会性为关系属性，指出社会为人的活动提供各种必要条件，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个阶段四个内涵相互交织，形成了对人的完整理解，人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通过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生成发展的主体性存在，将在扬弃异化的实践中走向自由解放。

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构建起了涵盖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的哲学体系，成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在理论上，这一思想引发了哲学新的革命，改变了旧哲学对思辨、抽象精神的追逐，转向在社会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实现了思辨与实践的统一。在实践上，这一思想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历史创造者地位以及其受到的剥削，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从早期工人运动到十月革命，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到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都证明着“现实的人”思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引擎。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思想也能为我们提供科学的分析工具。数字平台上的用户并非抽象的“信息节点”或“数据流”，而是以自然生命为载体、通过数字劳动(如内容生产、社交互动、算法训练)进行对象化活动的现实个体，其社会性不再仅由线下的活动界定，更由平台算法、数据产权和数字分工所重塑，而历史性则体现为数字痕迹的代际积累与算力迭代对人类实践方式的持续重构。“现实的人”所蕴含的异化批判逻辑，也有助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中时间剥削与注意力商品化的新型支配形式，从而避免将技术发展本身等同于人的解放。

然而，本研究还存在很明显的可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一，对“现实的人”演进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托经典文本，还可以纳入马克思大量人类学笔记，使“历史性”维度的论述更丰富。第二，对马克思经济政治学批判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着墨较少。第三，对当前出现的新现象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接下来可以结合大量马克思的经济学、历史性、人类学笔记，基于“现实的人”理论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做研究，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与批判对话中，“现实的人”思想才能够持续释放理论活力。

参考文献

- [1] 宋朝龙. 再论辩证逻辑的核心命题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J]. 北京社会科学, 2024(10): 4-16.
- [2] 李晨. 重思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的异同——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6(2): 74-81.
- [3] 张超, 曹文宏. 出场、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现实的人”内涵之逻辑演变[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5-11.
- [4] 马拥军, 苏婉真. 活劳动、人工智能与价值生产[J]. 河北学刊, 2026, 46(3): 94-108.
- [5]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施冠男. 马克思“自我实现”命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J]. 浙江社会科学, 2026(4): 120-128+160-161.